

俄 国 和 欧 洲

(美) 茲·布热津斯基

(原载美国《外交季刊》1964年4月号)

戴高乐在西方的政策，是以他的两个信念为依据的，一是西欧的新的经济结构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一是美国有力量遏阻苏联对西欧的任何军事行动。如果说四十年代末期欧洲的基本动力是出于对苏联侵略的恐惧，那么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是出于自信。以这种自信作为起点，戴高乐于是着手进逼，同时减美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影响，而代之以法德的体制关系。由于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种种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其中所包含的经济与政治因素，他就能够堂而皇之地自命为法国必须行使这种关系中的政治领导权（或许还有军事领导权）。为了确保实现这一目的，他为了加强欧洲对美国更甚于对英美的影响（至少在最初以就美国不伸不屈、其时对美国而全然迥异的程度），不惜不就着自己法国变成一个强国之。按照他的观点，这一作法在长远意义上的重要性，足以补偿法国暂时孤立甚至不得人心的尴尬和无奈。只有如此他才可以挫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大西洋共同体的想法，照他看来，那样一个大西洋共同体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几乎完全会归华盛顿和伦敦控制。而一个紧密地一体化而又听命于这样的“外界”控制的西欧，正如在1962年9月28日所见，就会成为听命于“两个帝国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的“既无独立又无自由，又无尊严”的欧洲。

然而，这样一个欧洲将会变得不再是一个政治上并不相容的阵营冲突，而是两个互相冲突的阵营。从他那方面来看，

分（至少就最近的将来而言），而满足于停留在易北河畔，忙于巩固自己的后方。而美国，不管它的领导者们怎么说，则是接受这种分裂局面的。戴高乐在1963年7月29日曾十分公开地说明了他对上述这种看法的信念，他说：“美国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来对苏联就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现在，看到它面前出现了达成谅解的新景，结果就有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同苏联之间单独进行的谈判，从关于核试验的有限协定起，这些谈判看来还将扩大到其他方面，特别是欧洲问题，而迄至，这些谈判都是在没有欧洲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妨碍和损害的观点相违背的。”戴高乐那时在阐述他的欧洲分离主义之新“建设性”方案时说：“欧洲可能‘使东西方在欧洲的关系中得到改善’，并且能‘保证其他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欧洲惟有欧洲的和欧洲的欧洲的前途是由建设性的建议’。”

至于这些“建设性的建议”可能是什么内容，戴高乐已经做过几次暗示。简单来说，这些建议包括把东欧和俄国吸引到一个更大的欧洲共同体里面，这个共同体以共同文化与历史遗产为基础，它的地理范围这位法国领袖在1959年3月25日的广播演说中曾予以划定。他在那演说里提出了“直到乌拉尔的欧洲”的口号，联系着这个口号发出了要求树立欧洲共同体事业感的动听的呼吁，说：“‘我们这些生活在大西洋和乌拉尔之间的人民，我们欧洲大陆欧洲的女儿——美洲讲起话来，要感谢你们的智慧和坚韧的资源……’”

么我們不把我們的一部分原料、制成品和食品，把我們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和經濟人員，一部分汽車、輪船和飞机集中起来，用于消除貧困、开发資源、援助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工作呢？讓我們来这样做吧！这絲毫不是为了要他們充當我們的政策的走卒，而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为了爭取和平。这比那些导致世界毁灭的領土要求、思想意識上的企图和帝国主义野心，不知要好多少！”

从那时以后，戴高乐常常提到这种想法。他显然把这种想法的实现看作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漫长的转变过程的终极，这个过程或许已因中苏冲突以及欧洲和共同市场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而加速。因之，戴高乐发展了同中国的关系，他希望对苏联的新的包围甚至会使苏联更急切地想变成欧洲的一部分。

尽管戴高乐和德国有着紧密联系（他把这种联系当作独立的欧洲行动的支柱），他一直希望通过减少东欧人对德国人再度“东进”的恐惧的办法，逐渐加速把俄国并入欧洲的过程。在这方面他已经比华盛顿走得更远一些。他已经看到，承认奥得—尼斯河的德波现行疆界的永久性，是把波兰拉回到欧洲集团的必要条件①。而且显而易见，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及其目前与俄国的联系，在俄国最终重回欧洲的任何过程中，波兰都会成为关系重大的一个环节。

戴高乐的执着于东欧反映了他政策中包含的法国利己主义的强烈因素和欺骗性。由于他所设想的欧洲是一个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因此对法国越来越好的两条道路是（1）欧洲以易北河为界分裂为二，在这种局面中被分裂的德国将仰赖法国以谋求最终的重新统一，或者（2）一个统一的欧洲，不仅包括一个拥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德国，而且也包括东欧（甚至还有俄国），因为东欧加法国就能达到同德国平衡而有余。因此当东欧还处在面对的甚至惊慌恐惧心理的俄国掌握之中

的时候，戴高乐不能欢迎德国的重新统一。由于这个缘故，他一面欢迎一面却又责备德国现行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默认德国以北河为界分裂的局面，而同时公开高唱统一，但德国东部边界又不予以确定（这使波兰人除了一心一意支持莫斯科与之结盟*而外别无他途）。这个政策还使法国在柏林这样的问题上仅凭口头上采取比美国更为好斗的立场就能博取德国的支持。目前来说，德国人在边界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还有哈尔斯坦主义**以及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容忍等等，这些都符合戴高乐的愿望。在东方采取行动还为时过早，这时在西方应该以“处于被动状态的”美国为牺牲品而法德团结。如果美国与德国现在就采取承认奥得—尼斯线并尝试在政治—经济上伸入东欧的话，这就会使法国陷于措手不及而不能起领导作用。但戴高乐设想，到头来美国就会认识到，美国目前的作法根本无法解决它的問題；到那时候法国积极谋求“西乌拉尔的欧洲”的时机就成熟了。（苏联在拉尔以东的领土能成为对中国人的诱惑）

在戴高乐意图逐渐暴露的过程中，苏美的反应一直是谨慎的，但表现了忧虑日益增长的迹象。最初，苏联领导人似乎是欢迎美国的脱缰不驯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他们的头号敌人美国的一种新麻烦。他们反复

① 戴高樂在1959年3月25日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看來，這兩人民的正常命運就是把目前的兩部分重新統一成為統一的、完全自由的、只屬於它們的國家。」戴高樂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在一個時期內，即在五年內，完成這項工作。」

表示他們乐于看到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大的、而且更为独立的（就是反美的）角色。而戴高乐的领导显然成了朝这个方向前进推进的动力。《真理报》特别追述苏联对于美国，它曾给戴高乐在大战期间的民权解放委员会以有力的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3月访问巴黎的前后都曾强调他对这两军的敬意以及对他们“友善”关系。与此同时还做了活跃法苏贸易的努力，在五十年代后期法苏贸易不断有所增长，并在1958年第一次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在苏联看来，法国的壮大显然是和美国在欧洲势力的衰微有关的。

苏联虽然在两个时期内曾希望法国的再度倒向西方，但它对于法国对东欧感兴趣和对苏联象都十分敏感。因此，在1958年初阿登纳访问巴黎之后，赫鲁晓夫曾在一篇特写文章中特别抨击戴高乐—阿登纳公报表于把“尽可能多的欧洲国家”最终包括在一个欧洲联邦中去的一句话。照赫鲁晓夫的来意，这意味着戴高乐与阿登纳“想必已失去了一切现实感，才天真地指望任何在冒险的成功”。两天之后他又向一个德国记者重述这些话。

苏联的这种恐惧随着法德联盟的形成而加强起来。到1960年从苏联发言人所用的语言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已经重新认识了法国所起的作用，并开始觉察到其中含着一种长期的政治危险。法国被说成企图搞垮苏联，还在鼓动核武器的扩增并且是由一个已经丧失一切现实感的人物在领导着。到1962年，法国和德国已经成为和维持东欧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戴高乐的雄图计划被正式抨击为没有一个东欧共产党可以建立一个“民主的欧洲”的阴谋（“这是要利用）的阴谋的组成部分，是各通过自己分享核武器的同盟伙伴的。1963年法国拒绝签订禁核试验之

后，这种谴责达到了最高峰。

戴高乐的计划既然在他的追随者看来都是含糊不清的，在苏联看来大概也是含糊不清。可是苏联可能认为这种含糊不清，再加上对俄国和东欧自作主张的强烈语调，要比英美对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已经人所共知的、基本上固守的“兴趣”更为危险。因此，苏联对美国在欧洲地位的态度变得更加矛盾复杂了。从政治观点来看，以大陆欧洲为基地的可能出现的法德挑战，比起美国主持的大西洋共同体来，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可是从经济观点来看，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然是远为更大的威胁，而从军事观察家看，甚至更加如此。如何协调这两种看法越来越成为苏联决策的主要难题。早在1953年，他们看来多少不列的东西，譬如不像中国人那么急迫地希望看到美国在政治上被排除于欧洲大陆之外。相反，苏联人倾向于试图施展手腕使美国采取和苏联共同支持欧洲分裂的立场，希图借以稳定现在的分割局面，或者最后还会为苏联外交创造新的政治机会。——在这方面，1961年末苏联在古巴问题上和德国对抗一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它使苏联人确信在目前时期他们的手段不足以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苏联以封锁柏林为手段的对政治和军事上在欧洲实现突破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反作用：美国不屈服，苏联在古巴施加压力的结果是加强了法国和德国内部的“铁幕”势力。但是，如果苏联力求建立一个能够经受苏联方面为限制的东西和东西这样复杂的冲突的欧洲组织的话，那就变成西方联盟内部的“铁幕”势力的出现。这可能最终导致欧洲作出新的政治安排的。克里米亚一方面是对苏联只好忍让出来的蔑视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力量和西方联合不能抑制美国在欧洲大陆上霸主的企图。因此，苏联只是力图在欧洲大陆上建立它的力量的

计划，理由是这样就会加强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可是，多边核力量搞不起来就会使戴高乐的政策对波恩更有吸引力，甚至结果还会造成一支德国的独立核力量，或至少是法德联合核力量的出现，这种局面会有利于法德的政治野心，而法德的政治野心比美国的打算更加不利于苏联对中欧的控制。这样，苏联反对多边核力量反而对巴黎有利，并且使苏联在如何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对欧洲关系问题上更加进退维谷。

俄国和美国的合作可以保持欧洲的分裂，但是不能担保有朝一日俄国不会想利用欧洲对于美国现行政策的失望，美国毕竟是俄国真正的全球范围的对手。因此，对美国来说，和俄国一道煽动欧洲的分裂乃是危险的。欧洲联俄反美的局面也只有在欧洲感到美国在出卖欧洲利益因而对美国的领导怨恨不满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这就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就是美苏在联合承认欧洲现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就是苏联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两个先决条件”指出一俄国和美国在欧洲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美苏能够联合起来，就有可能避免冲突。如果美苏能够联合起来，那么欧洲的分裂就将被打破，欧洲将重新统一。如果美苏不能够联合起来，那么欧洲的分裂就将无法避免，欧洲将再次陷入分裂状态。

现在苏联正在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为欧洲的吸引力所打动。在这里俄国对欧洲的态度摇摆不定。一方面，莫斯科自大地把莫斯科说成是第三个罗马，后来又把它说成是一种全人类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发源地，另一方面却有着对西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有着模仿西方的愿望。俄国领导人把他看成是一种（通过模仿也就是通过）用以提高俄国的努力结合起来。

缩小欧洲与俄国之间技术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差距，苏联的领导人已经第一次设法建立对双方都平等的和体面的关系的可能性。同时，中苏分裂损毁了那种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而苏联之控制东欧不仅减少了俄国对西方的恐惧，而且为西方的价值造成一条传播带。苏联领导人却不自觉地已帮助了一个更大的欧洲准备条件的历史在发展。但是对他们说来可叹的是，这个更大的欧洲将不是共产主义的。

法国所提出的挑战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欧洲正在展望未来而不为它的过去所迷惑了。这一重新觉醒已理所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力量的重新组合，从而加强了欧洲联盟内部的紧张状态。但是真正的变化是东方的。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以前最初象征的欧洲联合的新大陆的共产主义所希望的分裂力量相冲突的。和亚洲比较起来，前者正在证明它不是欧洲未来的形象。从经济方面来说，欧洲在共同资源的共享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政策上，西欧的决策者们正在

同做到这一项。行将到来的“五四”青年节，（现在正在着手）将要完成的青年节，激励的梦边缘你我何其近，应接一呼，鼓励东林团委和团属组织建立联系，加强联系比较松散的高校学生组织——东林青年紧密而直接。同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向广大青年人开放它的边界——而让共产党的青年团之墙头，一派青春活力，下得墙头来。

一个反对“菲律宾人第一”的亲美集团来竞选。最初他似乎履行了在竞选中所许的诺言，他取消了自 1950 年以来一直实施的若干主要经济管制措施；这一行动使外国投资和买办出口商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又起了一项外国投资法案，给予外国企业人士极为有利的条件，超过菲律宾人所享有的条件（这个法案由于菲律宾国会大多数的反对而未获通过）。但是还不出一年，他就朝另一个方向摆动了。麦卡帕格政府在制好有势力的集团以后，现在表现出要比它的前任更加强调实行民族主义的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有两点关于资助菲律宾人经营的工业的计划，该计划要使菲律宾人的企业能跟外国企业进行竞争，使这些企业在需求量可能吞并它们的外国资本。另一项已宣布的政策是对那些由外国人拥有的公司实行不重的待遇，迫使这些公司同菲律宾人合资经营。他还提出了这样的目标：禁止非关税的进口贸易，禁止未加工的烟叶和烟草制品的出口。

（一）在一個時期內，以某種方式為中心的社會運動，其發展和擴張，是與該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有密切關係的。

他們願意的話，去獨立地對抗蘇聯。這就是說，現在的歐洲統一運動，已經不是蘇聯所希望的，它有利於東歐國家的獨立，有利於蘇聯的敵人，也有利於蘇聯的對手。蘇聯在東歐的統一運動中，是不能發揮作用的。蘇聯在東歐的統一運動中，是不能發揮作用的。蘇聯在東歐的統一運動中，是不能發揮作用的。